



差异之美： 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Sexual Dif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Luce Irigaray*

刘岩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差异之美： 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Sexual Dif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Luce Irigaray

刘岩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刘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7132-5

I. ①差… II. ①刘… III. ①伊里加蕾—女性主义—思想评论
IV. ①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9493 号

书 名: 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 岩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32-5/I · 22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75 印张 345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Sexual differ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of our age, if not in fact the burning issue. According to Heidegger, each age is preoccupied with one thing, and one alone. Sexual difference is probably that issue in our own age which could be our salvation on an intellectual level.

—— Luce Irigaray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性别之探索	
——伊里加蕾的理论轨迹	9
第一节 学术历程	10
第二节 理论沿革	13
第三节 思想因缘	21
第二章 性别之差异	
——伊里加蕾的女性观	27
第四节 性别差异的伦理模式	28
第五节 母女纽带与女性谱系	60
第六节 男女平等的和谐未来	87
第三章 性别的文本	
——批评实践中的伊里加蕾	109
第七节 西方现代戏剧中遭遇放逐的恐怖母亲群像	110
第八节 奥尼尔剧作《月照不幸人》中的边缘母亲	126
第九节 品特剧作《回家》中露丝的多重文化身份	140
第四章 永远的性别	
——伊里加蕾的理论旨归	150
第十节 对西方哲学话语的戏拟	151
第十一节 对西方女性主义的传承	174
第十二节 中国的本土译介与影响	205

余 论	220
参考书目	228
附录 1 伊里加蕾论著目录.....	242
附录 2 伊里加蕾批评论著目录.....	248
附录 3 伊里加蕾经典语录.....	261
附录 4 伊里加蕾访谈.....	308
后 记	322

序 言

本课题研究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的女性主义理论。

伦敦大学法国现代思想史教授玛格丽特·惠特福德(Margaret Whitford)在其研究著作中曾经从女性主义和哲学两个维度考察伊里加蕾的理论,认为她的理论是“女性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这样的考察观照了伊里加蕾理论的两个层面:女性主义、哲学。作为女性主义的伊里加蕾理论,书写并张扬着被男性文化抹煞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因此激起男权社会的不满和男权体制的排斥;与此同时,伊里加蕾提倡性别差异以及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平等,在先前提倡性别平等的众多女性主义者看来,这分明是在迎合精神分析建构的、以男性生理特征决定意义的男权秩序,因此,伊氏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也引发了争议。而作为哲学的伊氏理论,颠覆西方哲学话语的立场和姿态在西方哲学史中独树一帜。人们常说:“女性最被拒绝做的事情就是哲学。”(“The thing most refused to a woman is to do philosophy.”)作为女性参与哲学话语的建构,这一举动本身的政治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研究者对其学说内容的争论。

一、西方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这是迄今最为复杂的术语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其内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断变化,汉语译文从最初使用的“女权主义”到现在更为常用的“女性主义”,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变化:如果说早期的 feminism 主要表达了女性争取各种政治权利的诉求,后来的 feminism 则更关注身为女性的独特心理状态以及作为女性的生活现实。根据维基百科,“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政治、文化或经济运动,其目的在于为女性赢得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法律保护。女性主义也包括与性别差异问题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学理

论以及哲学思想……”^①这一术语携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甚至回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人人平等”的理念^②,但这一术语的运用首先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牛津英语辞典》于1894年收录该词^③。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同女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一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年,以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女性主要探究性别不平等的体制原因,并力求书写未被男性文化记录的女性文化;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女性文化的理论建构,关注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文化身份和性别的多元特征。

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伊里加蕾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纳入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阶段,但她很快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理论趋势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引领着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同其他女性主义理论一样,伊氏理论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文化生发语境,这样的纽带使伊氏理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基础。她揭露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体制原因,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父权社会和以男性利益为先导的男性秩序,与此同时,她也定义女性性征,书写女性欲望,致力于在理论上建构“女性的文化”。

从地缘学角度看,学界通常把西方女性主义分为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两大流派,这一划分源自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两大阵营对女性诉求的不同阐述以及迥异的理论生发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英美女性主义理论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特征,书写女性文学史,从而建立女性文化。法国女性主义采取理论建构的方式,从哲学和形而上学层面探讨作品的性别特征以及女性文化的理论基础,试图在理论层面为女性文化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如果依据这样的划分,伊里加蕾毫无疑问属于法国女性主义范畴,她同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minism>, n. p.

② 孙绍先:《女权主义》,载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362页。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minism>, n. p.

起成为法国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the holy trinity)^①。但这样的划分对研究者有很大的误导。根据《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一书著者的观点,至少有如下四点理由说明这样的划分不尽科学:其一,这一划分明显带有国家概念,但是一些英美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可能更应该归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范畴,而三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虽然都用法语写作,但也并没有一位出生在法国^②。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划分更应该注重其知识传统,而不是产生的地理位置和国别归属。其二,这一划分似乎有排除世界其他国家女性主义的嫌疑,新西兰、澳大利亚是否能被归入英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立场如何,目前的划分显然没有关注到。其三,这一划分采取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立场,完全忽视了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内部的不同女性主义运动和多元女性主义主张。其四,这一划分掩盖了两者的相似之处,无论是英美女性主义还是法国女性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建立女性文化^③。波尔比(Rachel Bowlby)也认为这样的分类不科学。她观察到,尽管人们明白法国女性主义和英美女性主义的说法不甚恰当,但还是把它们简单化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批评模式:前者关注过程,重视文本,开发理论,采纳(后)现代主义方法;后者关注静态,重视主题,开发实用性,采纳现实主义方法^④。把法国女性主义对立干英美女性主义的倾向没有充足的学理依据,但人们仍然持续使用这样的说法,“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甚至出现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置的研究生教学计划中,这反映出人们对两者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蒂娜·钱特(Tina Chanter)认为,“法国女性主义”这一命名有误。她在解释人们明知道有误却执意坚持使用这一命名的原因时,曾询问:对于英美女性主义者来说,以伊里加蕾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是否真的像是“外来物”?她清楚地知道这两个术语内部包含多样的女性主义主张,持续使用这样的划分除了为研究的方便,

① Lynne Huffer, *Maternal Pasts, Feminist Futures: Nostalgia, Eth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iffer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 伊里加蕾本人对此划分也有疑问,她认为,她们三人除了目前都居住在法国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女性主义主张和理论基础。参见本书附录4:“伊里加蕾访谈”。

② 在英文中, French feminism(法国女性主义)中的 French 既可以理解成“法国”,也可以理解成“法语”,亦即用法语写作。

③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ed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7), pp. 129—130.

④ Rachel Bowlby, “Flight Reservations,” *Oxford Literary Review* 10. 1—2 (1988): 66.

还说明两者在文化、政治、思想上确实归属两个不同的传统^①。

研究者大多对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化拥有共识,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化特点。前文提到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著者就认为:

在过去 25 年左右的时间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为卓越地意味着矛盾、互换和争论。的确,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一系列创造性对立——批判与反批判——为基础,永恒并创新地处于流动状态:挑战、颠覆并拓展其他(男性)理论,也挑战、颠覆并拓展自己内部的立场和诉求。^②

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变化和多元态势,使女性主义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有所区别:它不再拥有唯一一种理论模式和阐释方式,消解了“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经典理论话语,转而同阶级、种族、民族、非异性恋等文化身份相结合,生发出许多“微小书写”(petits récits),更紧密地植根于某一文化或地域。女性主义这一开放、动态、多元的特征使“女性主义”变成复数(feminisms)。由休姆(Maggie Humm)编辑的《女性主义理论词典》(*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同时收入“feminism”和“feminisms”两个词:前者用来概括统称主张女性优越的理念,而后者用来描述女性主义内部对于女性受压迫原因、机制的不同分析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女性主义主张^③。

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得到的评价相互矛盾。一些理论家认为,伊里加蕾的理论为性别平等的未来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但也有人不能理解伊里加蕾对性别差异的提倡。在持唯物论的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差异是父权体制的产物,女性应该为消灭它而奋斗,这是同父权秩序做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性别差异才能消灭性别歧视。由于认为性别差异的主张违背女性主义的最终追求,一些理论家质疑伊里加蕾定义女性性征的努力,托瑞·莫伊(Toril Moi)就曾说过,伊里加蕾从试图定义“女性”起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④。林

① Tina Chanter, *Ethics of Eros: Irigaray's Rewriting of the Philosoph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5-39.

②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ed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7), p. 123.

③ Maggie Humm,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2nd 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an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pp. 93-95.

④ 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5), p. 148.

恩·西格尔(Lynne Segal)也认为,伊里加蕾的著作强化了基于男女两性基本生理差别的传统性别意识^①。针对伊里加蕾本质主义立场的争论,直到“策略性本质主义”^②说法的提出才逐渐减弱。总体说来,随着伊里加蕾著述的增加,人们对伊里加蕾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多。戴安娜·法斯(Diana Fuss)说:

伊里加蕾提出了一个女性主义政治,期待这一政治能在两个层面发生效力:其一,这是一个“全球”政治,能够解决女性普遍面对的受压迫问题;其二,这也是一个“地方”政治,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女性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为让女性主义政治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发生效力,女性必须建立新型的组织系统,谋求新的斗争和挑战形式^③。作为女性主义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氏理论,推翻了先前女性主义者在追求性别平等时对女性特质的压抑,为女性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西方哲学传统

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指对于西方文明所作的哲学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 *philosophia* 一词结合了“热爱”和“智慧”两个部分^④,从此“哲学”承载着人们“对于智慧的热爱”。“西方”的概念加到“哲学”之上,作为有特定政治地理含义和划分界限的专门术语,则是在 19 世纪以后的事。一般来讲,所谓的“西方哲学”包括起源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基督文化。根据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45)中的划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古代哲学、宗教哲学和现代哲学三个阶段^⑤。其中古代哲学包括以

① Lynne Segal,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eminism* (London: Virago, 1987), p. 133.

② 这一说法首先由斯皮瓦克(J. C. Spivak)提出,参见“Strategic Essential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ategic_essentialism, n. p.

③ Diana Fuss, “‘Essentially Speaking’: Luce Irigaray’s Language of Essence,” *Hypatia* 3. 3 (Winter 1989): 74—75.

④ 此段关于“哲学”和“西方哲学”演变历史的追溯,参见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philosophy, n. p.;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Western_Philosophy_\(Russell\)_#Modern_Philosophy](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Western_Philosophy_(Russell)_#Modern_Philosophy), n. p.

⑤ See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核心,以及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古代哲学思想家;宗教哲学包括同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关的哲学家,从公元纪元开始到13世纪;现代哲学指欧洲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的哲学流派,包括马基雅弗利、伊拉斯谟、莫尔、培根等代表的提倡人文精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主张身体与精神对立的笛卡尔,重逻辑和理性的斯宾诺莎,启蒙哲学家卢梭,唯心主义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存在主义的先趋尼采,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实用主义的杜威、认识论的柏格森等理论家。这样一个罗列和回顾展现了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的多元景观。及至20世纪下半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西方哲学的多元面貌更为突出。

作为哲学家,伊里加蕾仍然处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①,她自己也称为“在理论上的联系……更多的是同西方的哲学传统”^②。她继承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精神分析视角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从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及心理特征论述女性的从属社会地位。她审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和前提,探索这一基础和前提如何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她批判性地继承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等理论家的学说,对主体、欲望、存在、死亡等哲学元命题给与重新定义和阐释。不同于哲学前辈的是,伊里加蕾以女性的身份介入以男性为特征的哲学传统,质疑以男性特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哲学传统,批判西方哲学话语对女性的消音,谴责父权体制对女性的边缘化,“通过着重揭示迄今为止哲学尚未能包容的部分,来重新定义哲学的视域”^③。作为女性参与哲学话语的建构,这是伊里加蕾的出发点,也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她曾说,“我认为,要建立女性的理论,男性足矣”^④。话语中隐含的仍然是针对不够宽容的男性所持有的批判。“女性言说并非言说女性,这并不是创建一个女性是客体还是主体的话语问题”^⑤。伊里加蕾所做的是揭

① 惠特福德说,认真把伊里加蕾视为哲学家的国家是荷兰和意大利,而由于伊里加蕾的哲学话语同其他领域的界限不够分明,所以把她的著作归属哲学著作,仍然存有争议。参见 Margaret Whitford,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2.

② Luce Irigaray, “Je—Luce Irigaray”, A Meeting with Luce Irigaray, interview with Elizabeth Hirsh and Gary A. Olson, trans. Elizabeth Hirsh and Gaëton Brulotte, *Hypatia* 10. 2 (Spring 1995): 113.

③ Margaret Whitford,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7.

④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3.

⑤ Ibid., p. 135.

示父权体制的基础,揭示西方哲学体系的偏颇,尤其是展现父权体制基于男性特权的运作方式,从而在公认为具有普遍性和理性的西方哲学话语中,为女性谋求一席之地。

勒·德沃夫(Michèle Le Doeuff)指出,哲学通过排他的方式建构,尤其是排除女性的存在^①。在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加蕾对西方哲学话语的参与本身就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了挑战。如果说伊里加蕾的理论也有排他性的建构,那么,她排斥的则是关于生产和经济关系利益的现代政治,因为这一政治模糊了象征关系和交换关系,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所以,她呼吁女性要“用经济术语和象征术语解释所处境况和状态”^②。

伊里加蕾致力于为人类寻找一个更为公正、真实和幸福的未来,通过想象两性之间对差异的尊重,这一未来变得可能。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既不会摧毁二者的主体,也不会摧毁性别政治。因此,对于性别化差异(sexuate difference)的关注不仅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所有人类社区运作的保障^③。伊里加蕾致力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她主张重新思考文化的构成,努力建构一个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一个拥有性别主体的文化,她认为这是她的基本工作^④。伊里加蕾认为,要实现性别平等,彻底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不应该弱化性别差异,而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女性象征体系,用以再现性别差异中原本被他者化的女性一方。这样的政治立场使伊里加蕾摆脱了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一直所处的被动的反击地位,而以建设者的姿态开拓性地同男性交锋,积极建构女性文化,以赢得男性对女性特质的注目和尊重。性别特质,这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的本质,关系到女性(也是男性)的生存现状,也因此是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三、本书的结构与方法

本书遵循的是历史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追溯伊里加蕾的学术轨迹。通过回顾伊里加蕾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发展,梳理女性主义理论同精神分析学说和西方哲学话语的学理因缘,作者期待读者理解伊里加蕾学说的思想史背景。

① See Michele Le Doeuff, *The Philosophical Imaginary*, trans. Colin Gord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9).

② Luce Irigaray,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trans. Karin Monti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4), p. 56.

③ See <http://webpace.qmul.ac.uk/ichandrasekara/irigaray/>, n. p.

④ Luce Irigaray, *Je, Tu,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trans. Alison Mart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59.

第二章评述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作者聚焦伊氏理论中性别差异的伦理模式、母女纽带与女性谱系问题以及对男女平等的和谐未来的构想,详细评述伊氏理论的差异美学。

第三章观看批评实践中的伊里加蕾。作者运用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关系理论解读文学文本,以考察伊氏理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能力,扩展读者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理解。

第四章定位伊里加蕾的理论建树。作者把伊氏理论放置在西方哲学话语和西方女性主义两个传统中,考察伊里加蕾的独特理论贡献,并分析伊里加蕾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后所产生的跨文化、跨语境的学术影响。

本书的研究理路是学界习惯沿用的。从理论的生发语境到理论本身的细读,再到批评实践中的运用,最后在理论坐标中加以定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扎实有效的研究理路。书末的附录包括伊里加蕾论著目录和伊里加蕾批评论著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目前伊里加蕾的研究概貌,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择继续深入研读。附录中英文对照的伊里加蕾经典语录选取了伊里加蕾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依照主题分为三类,方便研究者引用:女性身体、女性性征和性别差异;女性话语、母女纽带和女性谱系;女性主体、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附录最后是本书作者对伊里加蕾所作的笔谈。笔谈历经数次通信而得以完成,期待读者能够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伊里加蕾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术语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获得一些补充了解。

1982年9月21日,伊里加蕾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做演讲时说:“性别差异问题即使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炙热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她进一步解释说:“海德格尔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需要彻底思考,而且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性别差异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拯救”^①。伊里加蕾对性别问题所做的思考使她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于她提出的性别差异的核心价值所做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我们这一时代,从而为解决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寻找一条道路。

^① Luce Irigaray, “Sexual Difference,” trans. Séan Hand, *The Irigaray Reader*, ed. Margaret Whitfor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 165.

第一章 性别之探索

——伊里加蕾的理论轨迹

男人和女人话语之不同是语言和社会、社会 and 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果。你不可能改变其中一方而不改变另一方。……话语和语言的问题可以有意识地用来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在文化上更加成熟。

——《我，你，我们》

话语可以毒害，可以包围，可以围困，可以束缚，可以释放，可以治愈，可以滋养，可以哺育。

——《话语从来就不是中立的》

如果要使性别差异取得成效，思想和伦理需要发生变革。我们需要重新阐释关于主体和话语、主体和世界、主体和宇宙、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重新阐释所有关系，从主体总是被以男性的形式，作为男人（尽管主体自称是普遍的或中立的）来书写的方式开始。尽管男人这个词——至少在法语中——是有性别的，而不是中立的。

——《性别差异的伦理学》

女性的解放，甚至人类的解放，都有赖于定义女性属性，也就是说，要定义女人，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女性要摆脱屈从于男性身份的等级模式，就必须定义女性的社会性别以及女性的属性身份。

——《我对你的爱》

追溯一位理论家的思想演变历程,人们通常会从描述他/她的人生经历开始,期待从这些琐碎的人生经验中找到蛛丝马迹。但对于伊里加蕾,这个过程本身就如同阅读她的理论著作一样充满艰辛。在1993年接受玛格丽特·惠特福德(Margaret Whitford)采访时,伊里加蕾明确表示,她不喜欢被询问私人问题,因为她担心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会影响他人对她学说的理解。她认为,女性参与学术讨论本身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对于生平细节的参考可能会影响可信度。因此,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有关伊里加蕾生活经历方面的信息非常有限,研究者甚至不能确定她准确的出生年份,找到的信息有时又相互矛盾。但为了研究的方便,也为了向中国学界厘清伊里加蕾思想的轨迹,这里还是要对她的主要经历和学术因缘做以下梳理。

第一节 学术历程

伊里加蕾于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比利时,评论界对她的具体出生年份莫衷一是^①。她出生的城市靠近法国边境。父亲有意大利血统,母亲有法国血统。伊里加蕾从出生起就带有复杂的多元文化背景,这为后来她提倡尊重多元文化和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活动提供了合理的注解。

1955年,伊里加蕾获比利时卢旺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哲学与艺术专业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为“保尔·瓦雷里的纯粹概念——纯洁的语言、纯净的思考以及纯正的诗歌”(La notion de

① 一些材料显示伊里加蕾出生于1932年,但也有其他说法。访问 Richard L. W. Clarke, "Luce Irigaray," [http://humanities.uwichill.edu/bb/RLWClarke/PhilWeb/Feminist/Contemporary/Continental/\(Post-\)Structuralisms/Deconstruction/Irigaray/Irigaray.htm](http://humanities.uwichill.edu/bb/RLWClarke/PhilWeb/Feminist/Contemporary/Continental/(Post-)Structuralisms/Deconstruction/Irigaray/Irigaray.htm), n. p.

pureté chez Paul Valéry, le mot pur, la pensée pure, la poésie pure)^①。这篇硕士论文一直没有发表。次年,伊里加蕾获高等教育任职资格之后,在布鲁塞尔的一所中学教书达四年之久。

60年代初,伊里加蕾移居法国,1961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得心理病理学结业证书。此间她参加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组织的精神分析研修班,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②。1962—1964年,伊里加蕾在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作研究,随后又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作助理研究员,她的研究先是在心理学领域,后转向哲学,此间加入法国籍。1968年她出任该中心研究员,1982年任首席研究员,目前她担任该中心哲学部主任。

1968年,伊里加蕾获巴黎第十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错乱的语言》(*Le langage des déments*)于1973年经De Gruyter-Mouton编辑出版。1970年至1974年间,她在万森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ncennes,即巴黎第八大学)任教,是由拉康领导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的成员^③。1974年,伊里加蕾获巴黎第八大学哲学与艺术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他者女性的内视镜》(*Speculum de l'autre femme*)于同年出版。这部著作重新审视“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概念,认为男性把女性泯灭为自己的“内视镜”^④,缺乏独立主体和特质,因而主张用“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颠覆男性想象的霸权^⑤。这部著作尚未发表就使她失去了在万森纳大学的教

① 瓦雷里(1871—1945),旧译梵乐希,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追求形式的完美,富于哲理。代表作品有:《旧诗稿》(1890—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关于瓦雷里创作的“纯诗”,参见龚志菁、袁兆红著:《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经典作品——瓦莱里的〈海滨墓园〉》,载刘岩编:《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109页。

② 1969年,伊里加蕾曾对著名女性运动领袖安托瓦奈特·福克(Antionette Fouque, 1937—)做过临床精神分析。安托瓦奈特·福克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MLF, Mouvement de Liberation des Femmes en France)的创始人之一。该运动是欧洲第一个女性运动,运动参与者拒绝被称为女性主义者,他们反对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推崇结构主义和自由马克思主义。福克也曾接受过拉康的临床精神分析。从拉康那里,她认识到女性并不是只能成为失败的人,她也因此学会避免陷入女性主义的幻想。

③ 这段经历在伊里加蕾自己的简历中未有提及。See <http://webpace.qmul.ac.uk/ichandrasekara/irigaray/>.

④ Chiara Briganti and Robert Con Davis, "Luce Irigaray," http://www.press.jhu.edu/books/hopkins_guide_to_literary_theory/luce_irigaray.html, n. p.

⑤ John Lechte, "Luce Irigaray," <http://www.envf.port.ac.uk/illustration/images/vlsh/psycholo/irigaray.htm>, n. p.